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七

書

上皇帝書十

上皇帝十事書

觀堂老人

臣出出須昌陽翟之籍自西南來有見天地順豫日月清明挈提妻孥觀光上國啓行之日親友舉酒相屬曰見而不言或言而不盡無入吾邑且飲其酒受其言報曰不敢既至國門陛下過聽乃且使入侍見之日天語垂質一言千鈞且實不任有此大惠感極涕霣繼蒙除吏上庠待罪策府恩紀頻煩重以夙志抱一宜言年今三十矣伈伈俯首日就銷鑠老病有期趣去無幾嘗求孝爲仁人義夫之所指笑孤負聖世汗辱善類隨其先人昔者國之有大事外朝以聽下至庶士皆得預議非獨盡小大之情防偏係之見所以示憂恤安遠迩也恭惟陛下嚴恭

寅畏實勤實勞居百王之先富貴崇高自奉自養處眾人之後方且宵旰惟懷永圖計安天下憂見顏色有君如此誰忍負之臣儆有重於言以諱爲解茲謂自誣吾君皇天后土去人不遠臣罪莫逃是用妄發以復前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列十事冒犯神威其一曰明主勢臣非謂是闔闢陰劄有未至也伏以人主之勢與凡人異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非綍語也天下仰望人主尊崇如天上帝畀付人主親信如子天之命畏不敢逃子之欲愛不忍拂況命之義欲之正出言果可如影響舉意果可如蓍龜甚順甚利甚敵甚捷豈若凡人左右經營終日籌度常憂不濟自古帝王出令謂復常亦慮其不諧不知謀之苟臧時之苟確金石爲開鬼神爲避匹夫庶士一言一行暫中機會鄉相可折三軍可却況乎人主擁天地神靈之佑席祖宗社稷之慶挾公卿大夫之助倚百姓愛戴之情何況而不遂何求而不成臣愚誠見陛下盛德謙抑久而

若未遑暇故不勝覶縷姑首顧以此爲贄也其二曰起士氣士大夫不患無才而患其才無所發不患無智而患其智匿伏而不肯見今殊迴爲路爲何等時士風奄奄至此臣實憂之臣之所憂不在無事之時而在緩急使人之際不在緩急使人之際而在倉卒不可收攝控御之日於此而後君子小人之夭出矣今年三月十五日兩對之音臣常略爲陛下及此不知聖主頗憶之否士風脂韋泊沒非適今茲稠人廣衆稍自激昂已蒙側目旋得機剌指爲好名或曰沽激又曰狂猖夫士之自待誠不得指此以爲封疆至於上之人以礪世磨鈍實宜用是以爲砭劑陛下若觀生民以來無欲而好仁一世幾輩臣常論之彼好名則必畏物議彼沽激則必強爲善彼狂猖雖非中道必不肯潛基自愛坐視人疾設使偎引其身當以出位則是角闖入井之子非不親戚皆可無救而謂宜也無乃亦將悔之況今日之病對證用藥雅宜在此臣吏國子白諸生有玉質者爲臣言亦同此憂質之言曰今

人便憂撰用介直激為狂悖正以病癈之人未能起立已處變
其亂突不已不五十年後此話不可出也斯言有理且毋奇之
乃今爲聖主誦之其三曰辦國躰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老
子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此言得道之與失道而變人之与喜
人也使自古及今天道有兩人情或二斯言毋從不然且見此
事敫敫以日星耳今者人間洶洶多言且人禁宮河南勢為逼
近将生大憂此固不可不慮然臣聞之涉江海者忘水之危而
後見水且愚願為陛下一言虜之不必畏者三國時劉備用蜀
孫權用吳號為犄臂以抗曹氏其實陽合陰離一國而含二憂
孰与今日東西万里父子一家均攻共守不俟結約此不必畏
一也曹操陰狡多謀善撫士卒兵鋒所至如割菅茸以彼較操
驕能又之此不必畏二也夫以區區煨燼之漢威靈殘闇之余
元德宗室疎屬猶能窄操而奪之氣孰与國家一祖七宗德澤
在人陛下恭儉謙約以利世虛心求治信順所格遐籍多矣

此不必畏三也或曰士卒久惰將帥久逸何如國家初度江時舉人統之臨以公平結以恩信義勇所激化弱爲強此不必畏四也獨財用一事誠似窘匱臣亦以爲勿憂之過祖宗得天下收版圖幾何南征北伐未聞以財爲恨何者物不妄費故供者無私焉而後取故知者必察天下皆知爲巳取爲巳費也今冊事故已設有所營雖使卜式輸半家之財蕭何謂關中之食以佐縣官無不可矣臣仰窺陛下清淨無欲深居法宮不事宴遊讀書寫字之外無他帝王者好一分以義制心道之至難陛下親以其身踐之如席肯復更爲他人徒有横費天下亦知國家惟正之供孰不欣然赴義如渴此不足畏五也乃若人間之憂殆亦有故治平既久如道行之人方息美蔭勸之命駕意必不樂既行之後有何大苦陛下天下之心也莊子曰一心定而万物服天下猶陛下之室家也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臣不勝區區願君父覺而圖之其四曰廣信任臣聞國之用材猶醫之用

藥補瀉相資得良相持畏惡相制服之性安乃又無患未有反此而無過者漢高帝曰王陵少戇其以陳平助之又疑平諒復曰其以周勃鎮之此合三物成一劑也施之異日果如其言太祖嘗兼用曹彬潘美聖度正如此耳蓋鹽梅水火交濟之外又有三物一則方事之處不良則驕必圖所以能督之者二則隅鵰之爱固欲其均一也三則方有不肆即有可代之人唐憲宗時以高崇文代劉闢外受命而已出師可謂忠矣杜黃裳猶慮之使人謂崇文戰若不力當以劉澭代公於是澭為崇文所憚一戰禽闢夫豈眥謂崇文之不忠也平日可保猶當慮其見險而辟有功則驕當預有以制之此昔人更事多處也賈復与光武有河北周旋之舊恩許婚姻天下大事惟鄧禹李通与復三人得與參議其寵劇矣殆復以私怨睚眦寇恂光武正色責以大義寔固辟辟敢不頓首奉命惟謹然則侍衛功臣均其眷用惟我所欲剛明一奮誰敢不承詩曰二子重弓就者以為備

折毁也器械資生之具今于人尚儲其副以為備豫況於人材可
復求之一旦倉卒之間古人問後問繼多於平常從容之時不
以為憂忠臣義士亦有舉親舉儲之對二者深為社稷之計然
也臣願陛下推二祖參用人材之方考光武兼制冠賈二子之
義察古人問後問繼之意永建其曹以相臨攝各令薦引班荐
一問孰為可以大用孰為可以兼收孰長推鋒孰善堅壁優於
策者何人勇於鬪者何校必出公議實可厭衆一材一技俾具
所知實迹以聞陛下大則參以朝廷群臣之論次則採以求覲
送對謀迹之評然後名見便殿親加物色賜以展尽以其所聞
驗以所見審如應語隨宜用之此祖宗覽收威權駕御將帥親
得其人使歸心人主之術也至於可代大將一事臣夙夜念之
竊冒最宜注意今侍衛不乏不乏老宿陛下日所親見不待臣
言自蜀來聞吳璘多病日服金石二三百粒其兄玠為方士所
誤今璘又踣其轍田師中亦既且老劉錡文武忠謹老翁耕子

聞名皆喜聞其年皃皆有憂色今六十餘矣近亦大病瀕死此數人者陛下豈可不預為之謀陛下不以臣言為過願下明詔凡稱大將使如今之侍從以增其負舉自代仁人或更多不禁以備採訪審擇此誠當今之急務臣不勝拳拳望陛下圖之其五曰示好惡臣聞之記曰下之事上不從其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曰好賢如緇衣言其願為之製衣願為之受粲又復餐焉至勤懇之甚也曰惡惡如巷伯言其欲投之豺虎欲投之有北欲投之有昊掃除殲夷殄滅之至也以為不如此賢者將有蘊而不敢盡小人將結扞格者終不能禁故古之人君見一善必喜之必用之又從勤勤稱道以昭明之使天下咸知吾之所好者在是也見一不善必怒之必去之又從而詆誚沮抑必暴揚之使天下咸知吾之所惡者在是也好惡已明而後天下之心有所係着善者益以善而不善者亦將迁革改易以趍上之所欲人情願得用与稱道而不願得踈斥暴揚其

遯嚮然也臣雖賤且踈妄有以知陛下所好必忠直所惡必佞邪所好必剛勁所惡必怠弛所好必利人所惡必暴物所好必公方所惡必私徇所好必忠厚所惡必刻薄所好必孤立所惡必朋邪所好必自守所惡必交通所好必自坦塗中來所惡必由隱闇中入臣遐不知大夫士何用不容聖意裴徊徙徨且前且知若有所畏而不敢近恭惟陛下膺受大寶于今幾年何嘗闕以忠鯁輕咎一士大夫士其忍妄量吾君至此可不可也雖然予之不肖父母宜愍憐而教道之此在陛下而已彼能有所隙也臣願陛下少加詳覆以盡其意疑有所不敢也臣願陛下特賜進發以開其端使各以所聞敷奏於前陛下因其所能明試於後正邪忠佞人陛下衡石尺度之中不差一毫芒矣然後陷其美惡暴之揚之使天下了然皆恐盛大之指所在孰不自竭以盡其能書曰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荀子曰主道利宣不利周此言陛下孝海中一漚沫也其六曰核總覽比數年來陛下益爲

斷精明覽庶政進退人材皆自上出一時人物森布朝廷天下歎羨之臣猶敢區區復於陛下謀其將來誠出於憂不敢爲安臣仰觀陛下誕受皇天之所眷佑實以聖子起自艱難身之少服商之高宗漢之宣帝異轍同轍靡所至人之情僞物之機括變化隱顯莫不周知是以作其即位大明一照幽部畢出加以天資恭儉慈愛知人疾苦虛心聽納人用賢盡樂於上聞事無巨細指畫觀象了了不妨施之總覽何道不臧是以一時人物不試可用以其周旋險阻之時諳之素也中更換人此事幾虎屬者陛下大明黜陟寵擧勤面收召遂各所用因多褒時其直得過蘇失之人烈火既試王石誠驗陛下收而攻之雕斲藻藉隨材器使總覽之道誠恢恢矣臣所謂願爲陛下議其將來者良以世事無窮人材有時今若陛下夙駕而朝鳴蹕而入人士進退班列日存自分初未嘗不過一覲奉清光於頃刻之際在內進見者動踰春生應故事於一二之間精神悃愊未甚交孚

蓋已蹤蹟遐邈出矣賢者未見顏色於何敢盡不肖者囂囂而更猶諒不得發陛下若隱抑又過護臣下不欲窮其不能臣恐日復一日君臣父子之際情意不接人材事類陛下當安得而一二揆孰之乎雖陛下閱人良多立談之間可以了其平生臣愚以爲縱未若至其詳之之愈也孔子語觀人之諸有九曰遠使而觀其忠近使而觀其謹煩使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艱難詳謹喋喋如此古人有言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此言猶矣臣願併以此獻惟陛下圖之其七曰懲俗習曰開俗習之移人如薰猶之相深佩劍之相與悟者已厭而求脫昧者方執而不舒誠如語首所謂括習而不知怪者臣敢因聖言而遂廣之父尊子卑生民以來天下之通義也秦人乃始亂之惟知分守而已王漢不革故或者敬夫公爲上擁彗却行此猶有所爲出雖其病初生於介不知

父廊後始相見父至扶服叩頭謂去病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一票騎將能使其父畏懼至此蓋當時傳俗相傳自謂當然而不怪也死者人之所畏也黨輩起東京人有初非黨籍云自投名其中求以為榮亦靡俗相學敬艷而不自知畏尒今四方之俗誠烈因循甚矣皆以為宜而莫知也群臣族處出一論議輒一興作稍涉殊異必大疑沮循常守舊因頭就寡之人居然無瑕中間得無豪傑志之士知此為非及當其身忽又云去此無他智習非一日克己之私而復于禮者難也臣嘗私語同類吾人宜少自開拓漸令宏大共為國家收集古意夫豈他求庶幾可以任重可以容物可以臨大義而不奪可以當變事而敢應可以消忌媢之私可以制云亂之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至大至剛非是二者其孰能使之或曰此亦一是非彼亦是非將誰使正之臣謹對曰不有先之成處者乎奈何而不以堅今師生之所傳受父子之所詔告官曹之所承奉選舉之所推

學士人之所制造辨士之所稱說負亦度長挈大比方昔人精粗大小堅脆㳫良可坐而洞見也孟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舟者入舟而不見據坐者與坐而不勞必有出乎其外而運之者君師之任天既以此託在陛下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天下方諭亦在陛下作之而已其八曰明戒備臣盖曰設備而不得肆與無備同是故昧死敢為此獄何則人有相狎而召侮不如示之以所不可犯以絕其端相疑以致疑不如告以理之不得已以開其信此以情度情也晉文公過楚楚子饗之問曰公子反晉何以報不穀文公曰得反晉國晉楚治兵相遇中原其辟三舍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与君周旋於是楚人已畏文公之不可犯城濮之役未戰而楚氣已奪矣此臣所謂相狎与召侮不如示之不可犯以絕其端者也魯襄公九年晉人伐鄭士莊子主盟其載書曰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為晉是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皆

從公子騑獨進曰鄭國而不惟不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雖很知理所在不得而怪也此臣所謂
相匹以致疑不如示以理之不得已以開其信者也今蒲濟元
根之敵何必愈楚而吾天地所臨之中國何遽不若鄭天下之
理一古今之情同臣是以知二說之可懸也臣又請以近事驗
之陛下中大發無足饑憂之者屈已以圖和議奏爲君勸也彼常
傲岸而不省顧中間聽諸而又負之臣有以知未能折服其心
然也治夫西夔於滬瀆東最於漢水而後狼狽逸去不得已而
倒用吾論憂之印矣既磨我軍儕又累吾雄心是其自爲一切
之討得而應變之道審也否則蟠便則中孰謂彼而不知此乎
今又生此無理之疑臣竊有以料之曩時用事之臣覩創前敗
固有存者後生新進徼功喜事不理其久或欲進取或欲守盟
黑白未分可否未決是以多方造設以來小我此誠吾用吾術
以應其機之時不可忽也然此皆有其萌芽外堅其約內謹吾備

不過欲人之所欲者是也坦然而告之以必無自我以寒之盟
毅然而示之以如有不得已必應之兵蓋堅其約所以弱之
使無自而發也明其備所以限之亦有所憚養虎之術時其飢
飽適其怒必藩籬固牢之設策始可以幾也此又臣前所謂宗
之不可犯之說也景德中河北常修塘泊葺城池蒐補兵乘北
虜於是大怖疑我襲之中懷猕甚其外強以復也爲說遣使以
來語殊不遜頗見兵端是時富弼報聘微得其情且開且闔因
用解釋得不成畢弼初以銀夏用兵徵那爲詞北人固不信也
於是弼曰前日令爲備亦是有國之常借如鄰無外虞豈不自防
他盜若曰皆有此事不過爲備此謝只是自守之計且於北朝
了無所損虜人至是始大開悟遽一示不欺人情不遠矣然有
富其心如發聾也今日之事要是國家終不肯以無事弛備奈
何臣之欲使不關豈不益怪謂吾爲此黜蹟計將安出是欲釋
其疑而反趣之深非計之善者也且彼雖要殺亦以張尚氣得不

謂吾有以取之不然以吾為怯不敢自便見弱必矣譬有無厭
虜我以要我所不可背從之事將勝從之耶此亦臣前所謂不
如告以理之不得已者之證也夫道助順師直為壯願陛下深
信此語暨賢不以其敢也至於小人難當不達朝廷深遠之慮徒
謂御侮之形不見於外不能無恐此尤不可不諒人之情然時
則宜撫循往往而不然故以在草野則終夕目睫為之不交塞牆
為力以戰則難且勇意為之酣適今以為既設之備而反虜人
之備或過其慮也且未知其他但見權[illegible]之下未圖一月黃金之
價為之再踊此何理也今者如欲大鎮撫之且願亟圖所以使
之知有所恃而不恐者數月前有自荊南來者云彼州之人譌
言劉錡且將入朝富商大賈倏遁失色皆謀居巴東殆乎不
亦且見錡方講武蒐兵修明紀律始大譁呼相賀往來酒售為
倍此足以見人情樂願有所保守而然臣願陛下察臣狂言特
垂聽念天下幸甚其九曰法祖宗臣言君未嘗不以先烈為言

者非獨祖宗家法所宜謹守上天之所眷顧百姓之所歸附實
始於此受命之日譬如有生之初元氣所禀養全之全護之至矣
未有元氣充強而疾病能侵之者未有祖宗規摹具存而內姦
外宄能蝕之者此天地鬼神人心之所纏結不可以古今剝
也且天下之事時異而法變者多矣苟求其常未始能易正如
駈車取塗回邪曲直惟行之便至於為車箱輿之所勝載輈輗軏
之所賦任衡軛之所架持輪輻之所運動世雖千萬無有能易之
者今或不使於祖宗森嚴之法而妄以為時變不同乃一退之
臣之心於是真廩廩也伏惟取捨之權衡駕御之方略詢訪之
塗轍防閑之心術進用之因由賞罰之條貫至詳至審至深至
遠至辛至苦至慮至盡臣願陛下毋視成憲盡率之於上又如
人材之進退官吏之糾察經費之出入法守之持固無纖至悉至平
至一至難至審至安至佚臣願陛下詔群臣毋視成憲一遵之
下陛下一一率之於其上則羣臣莫敢不一一奉行之於下群臣一一奉行之於下則

郡國縣邑莫敢不一一奔走之於外所謂人主天下之利勢
利此者也又曰衆人之所嘗言用度一事臣誰爲陛下建之伏
願陛下明敕百官自一司爲以上開具祖宗之時某收誰所掌
某費誰所給後異於前者何故今者於昔者何起得無不甚多
而可已乎得無積於小而不見乎得無忍於寡而忽衆乎得無
損於此而益彼乎誠以祖宗之法一事一件方此而類較之將
有不勝其可節者臣前因嘗妄論陛下抑損己事毫末除太豈
於余人復有横費實在此臣願陛下必取仁宗不忍違衆之
仁而用太祖不得已果斷以立法度之意何者承平之日與多
務之時其勢不同陛下之所務也且事君猶子之事親何忍以
此上勤君父誠以天下之事非陛下自爲之誰得一二自專之
者臣嘗見祕閣所藏祖宗寢翰一時吏懷主承假書開具用度
將校發錢自二三百以上太祖皇帝皆躬自加減筆之其旁祖
宗總覽機務聰明理財愛惜財用斟酌事情精覈至此臣願陛

下於此一事推而廣之不勝大願其十日固人心恭惟陛下勤
恤民隱之言朝發而夕已聞蠲除之令春下而秋又繼臣何所
愛而尚生此誠以吏不信法不知所以愛身遂欺吾君負累者
肥其家以為先嘗遣者前其人以為精明者迫於勢而不守強
者或於己而無憚很者營蓋以自便盜者挾持以市觀見知不
舉大守以為鎮靜故縱不問監司以為長厚者不如上天何用更
生此人使為皐陶以謂陛下之耳目使為蟊賊以食吾民之茶
禁此而不除陛下亦子未得安枕而高臥也豈曰國家害民
以寧邦之本指哉臣冀陛下無變於章以害良苗深究祖宗被
驫斷手以全大射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出手筆特行
處分使如雷霆忽然發在其側且使天下皆知誠出聖意之所
丁寧未以詔令視為虛文又取法輕者重一二隨宜裁決出自
獨斷不使常若有司之所判定謝書與可當者大祖皇帝謂近
臣曰朕用法無歸於經道不可使之如尔者此意也臣見有司循

發覺吏事定之日已爲左右人所前料曰甲是某人之親事必不
成已而果然又曰乙是某人之黨罰必不既已而亦果然臣誠
有異於此使按臨判罪之吏每每若是然何而不致傷大慈之
漬孳孳長民之身甚負陛下列用剛柔三德之本意也臣何以喋
喋於此臣在州縣所嘗切齒敝塞陛下高壁素乱陛下之規矩
者蓋此輩也其次見知故縱迹狀彰露不可掩者願併及之以
爲後戒無多變法而陛下 汪濊之恩隨川繪而泯泯矣甚於賦
斂並緣爲民蠹害此弊尤甚吏之不肖誠能爲是其間豈無甲
乙相求或任其責者只如苗米一事數不啻稱吏禁而不肯
受臣嘗聞之弊之所致公私常半又如見年科須往往取至三
五年後謂之採借前官既已爲之後官執得吏始多是監司部
國一切之令陰責拘會急於待哺陽禁率斂夠類受民呈閤諱
於故有不許夜行投明限到之語知此之類若不嚴責陛下亟
矜無辜豈言且 臣恐卒 於御在端壁之上耳且亦所謂總制

錢者謂之無額臣佐幕帑巴子稽參按籍每歲盖巳定爲成數曾
因詳覈試攷其原良由定額之時戶絕沒入之類是歲偶有自
亦更不斷除按籍而取戶絕沒入豈其得巳令乃立爲故事責
以應課似此倫比尚多有之縣訴郡郡申提轄總領節節相付至
于戶部投之大海寂然無復音響矣救之俗情且討巳事遺責
目前誰能守義相先更爲他人計乎臣向所謂甲乙相求莫或
任其責者此之謂也今顧何策不過鴈行以序計入爲出且令
少贏以備水旱意外之費如臣向言事事以爲方盡復祖宗之舊
可望少甦不然雖得芘蓄討然之策用之固無益也臣所敢喋
喋於是良以今日正是陛下與敵爭民之時史稱文王陰行仁
義以傾紂高帝入關一洗秦苛於是西人皆恐沛公不爲秦王
當是時天下巳爲沛公囊橐中物矣劉元德亦曰今與吾相爲
水火者操也操以暴吾以仁操以急吾以寬操以譎吾以忠每
與操反而後事乃可成信夫元德若不出此老亦難矣尚得而

爲排之哉臣敢冒死復一言傳說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
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臣仰觀皇帝陛下天姿卓越輒以
典學爲始不倦是以臨朝之際雖有一言不中繩墨深居之後
未聞一事不入聞識甚盛之德周旋至此臣今何敢瀆者聖度
微覺敢含攝緩時有未力夫惟志士仁人然後可以挈其不誘
而御君子長者然後可以許其微言以感平塗坦路然後可以
優游接續以聽臣不勝懇切仰冀陛下內於之聖奮外參之人
言不可則已可則必行而勿輟前稽之往於後方來今與[illegible]
則止有則必去而無疑如視良藥苟餌必容如視百酒苟能擲
酌誠以陛下之所省訓迹臣之所共陳莫不卓樣第勤而行之
期以勿替禹功堯績何必在古言雖嘵嘵孰何敢所謂嘵語
不至多言顧力能何如耳愚昧之人方羸而[illegible]當食而嘆聖其
精力所得止是瀆陛下少賜之察白頭書生万里西來志願斯
畢于冒瀆無任俯伏恐懼以待斧鉞之誅不備

卷末

書

上宰相書 一

上中書相公書　田諫議

四月二十三日鄉貢進士田錫謹以長書一通獻于相公黃閣之下惶恐震驚不知所裁幸相公容而察之使得盡其愚衷則可以免僭瀆之誅而明家容之惠也夫以賤干貴禮雖實難以言感人聽信亦寡蓋貴賤之際若天壤之相懸言感之間非聰明而邪悟今相公以功業之重居廊廟之尊功業輝光仁義流布聲無窮而不獨理要深而不知故在位庶寮与仕進之輩孰不受陶鑄之大惠遲疑不衛觀聽之餘燁錫是以載徽歎之辭上觀鈞台之賢昔文王聦睿聖猶詢及芻蕘周公曰聖人亦下禮貧賤至若富服勤之勞亦相公涉治之要路左長謡如字勤於門下獻書而姚宗弗罪斯皆相公勤勵之重儒生常教之

誠固不假形於書簡而後知亦不勞使於比喻而方見然後提公
以為社之榮略佐堯舜之事機入造膝於一人出盡神於百揆
所務者國家大事所思者社稷宏謨動唯万務之敢靜惜寸陰
之暇而自登之士片藝自治求說見於黃髮進于初於童稚求
名者不過為希科第在位者不越為異任然若是者愚懸於接
踵於門闕籍籍焉取容於左右班宏士大略以捭於未聽與其
氣異行以動於禮容所以相君之門非深嚴也由所謂之人非
其特也宜其情弗上通而言患下壅焉相君之聽非易略也由
所吐之言與利害也宜其進未速見而退未能已也況以古人
如崇重之難接非苟慢之意使故有危冠長劍以飾容長揖抗
禮以自異窮常所我於此而取類於彼悅懌自得始終可圖以
爲凡欲一謁公卿之門一逢生平之志胡不覩往古所行之事
酌于今未兆之機焉敢曲從異辭聊欲直叙往事昔齊宣志在
馳騁而淳于之薦客非賢闔廬志在九雖而伍員之所言未當

非言未嘗也其言非閭閻之志也非客不肖其人非衒售之意
也故徼福若先意而爲事事與不合希寵者覬幾以說謀亦無
不諳觀大易之言則曰幾者事之微也詳春秋之旨則曰惡而者
事之賊焉進與退必以時而謀與斷交相養也今相公知小人
在此一書也罪小人亦此一書也雖知言出而罪人固宜偷合
苟容與衆人碌碌焉若方一志意相投寵遇下及則安可違利
迎意而貽譏若之譏也幸相公英明而察焉望相公仁恕而容
焉錫以羇旅之人懷叢脞之藝去國三千里宦遊十載貧賤
瑣屑迂儒闒鈍不言而曉言之且數年齡在郢三十有九昔在
于蜀同与村場者今皆列丹陛外清貴出奉帝皇之命入居臺
省之職而小人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困爲旅人存在旅步當
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當國仁猶及於草木信尚孚於豚魚安可
負六尺之軀懷丈夫之志而終日屑屑不能自奮非知己之罪
實自貽之戚也寒賤幽憂之若不足爲相公言之希求遭逢之

幸不敢於相公伸之言之則數驗聰明申之則見于犯英貴然受
何以回特達英果之識瀓進趨變化之機孟子云位卑而言高
者罪也今無寸祿之位而吐僭高之言鄙生五鼎之烹田光伏
劍之節豈獨古人也今幸而為相公言之錫生平游者文約百
軸擇其自善者得四十編繕寫獻投為舉人事業固不可用
而貿名之貨亦不足為市賈之資其實邀相公之知四相公之
敬者在此一書尒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可取也相公在西
掖為侍從之臣旦夕論思而謂蜀可滅也相公在翰林討論者
密益親帝姿而致吳越王來歸闕下以是知擒吳滅蜀平百越
而來四夷豈非相公贊成帝謨而密用良畫哉所以先帝取天
下平海內二十年間強不敢掩弱大不敢加小信義來之運鍾
於聖朝太平之時歸於今上也今主明而相賢本豐而基固天
下安危之柄揔之於主上而持之於相公夫盛事難兼而良時
不再且老農有三載之儲猶欣然而自裕良賈獲千金之利尚

怡然而自多矧相公遇太平天子而佐之獲太平之民而理之
豈不以功名煇赫而自裕乎豈不以垂意縱横而自多乎且自
古亂世多而理世少君子寡而小人衆以姚崇之賢而値玄宗
晚年稍溺情於逸樂以裴度之量而遇憲穆之際未致太平今
天子春秋鼎盛好文而稽古天下底定内寧而外安此相公可
意之秋也生民受賜之時也夫制禮於未亂禁邪於未形則君
子可以指先見之常道也兵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名蓋制勝於
未形未兆之前也古人云天下有道則守在四夷方今邊鄙無
虞戎夷畏服契丹遣其愛子入朝貢奉是相公値擇邊吏俾務
大體無使邀功而構怨之秋也邀功則事生事生則怨生是邀
功之人不能而天子之大信於外夷也相公能不介意乎小人
狂愚一至於此春秋不云乎嫠不恤其緯而周宗是憂然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昔魏武惡楊脩之智而殺之千載之後人皆非
之韓信納左車之説百戰之勝人皆美之湯曰天下愚夫一能

勝余嘗聞一善言而然而慨若言利國家則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自戒相公憐而察之則以爲小人方謀仕進苟非設奇則無以聳駭聽聞也若相公鄙而淺之則適足激撫學大家也相公若以片文知於小人則錫有二十編之文願受知於門下若以一言知於下走則錫有鄙聞陋見願見采於輿人也若以憐亡國之餘衈宦游之困而賜鈞鎔於匹夫則羈旅之人自效而振矣昔唐時名輩在科場間亦以設奇取譽如尹樞自放狀元王璘文嶺之類又若劉禹錫柳宗元之爲人皆以大儒之業當壯年獲志于科第自謂跬步万里坐邀大位而言無畏忌志務倜儻治外郎署居未遑暇而衆毀已熾或出刺遐徼而流離不復或終老散地而詩酒自寬壯圖弗伸晚年方悟非當時弗用也由銳氣悞物也仕進之仟苟能鑒往失而慎將來則安可不爲良相之用乎安可不受良相之知乎揣小人藝能固亡往賢懸邈也然遽以芻蕘之見黷希廟堂之知死罪死罪相公若

以爲猶時之機自伸之術慕主冷然求知宰相尹掘自效於先朝亦覬見相公稍齊威怒而未察焉錫惶恐頓首再拜

上宰相書　同前

八月十五日將仕郎守右拾遺直史館監鹽院賜緋魚袋田錫謹齋沐奉書拜獻相公黃閣之下錫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竊以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方務推蕭房杜功名之時雖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聞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夫論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亦於相公之明也錫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扆蒙獎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錫因非俊邁之才濫霑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專與編修果由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

盡契衆心此皆相公施化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
表之際嘗詣閤門閤門有司未便收接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閤
使指揮往復審議然後呈進蓋有司恐未奉之職理合宜然况臣
子重賀之心禮亦可以迹後居隨聖駕留與濟川自捷奏之妥
來与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聽亦
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十六日德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
封先閤閤使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乃依常規先供一
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請
閤而如此委曲不使伸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躰
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慢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
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禀相公指蹤錫纔列周行未諳時
事若是近朝躰例須至如斯其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
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瞽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閤門取狀
乃是三公之府機高潤闢百職之儀紀綱斯在錫受相公鈞鎔

之造何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頻煩盡斷諮道路稍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詶詰仍於中書取狀似須聖聽有黷宸嚴今來詣閣上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毀譽系鈞衡也錫既聞斯語寶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為大體豈相公佐佑帝所取具減事今上平許汾識及錫庸昭昭如此何須尋常之見取次干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奉陶鑄若枚伸不容亦擬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蓋謂下言上洩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錫今進雖差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監恕小人忠訴之誠惶恐彷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留念也錫頓首再拜

謝石大尉書　　終南先生

太尉執事拔處士一書問念勤至載窺旨意過飾陋愚衡才之中伏讀移晷觀千古賢進退之迹思智得失之幾已盡於是使逋

雖其才士之跡超然有振進巖穴之心矣然而自古巖穴之士皆韜聲匿跡之士夫將使輔直主濟明時也必先委置於山澤貴賤之間俾樵僕以勵其志耳如傅說之胥靡磻溪之釣翁孝能康濟兆民興復王業如放莊滅權執迷寡迪耕食巖山苟能亂餓于獄道業一無所長加以疾病尫羸養成疎懶必不能奔走仕路焯先王獻式昭所知有果公舉太尉推賢樂善有志成人碩禮賓才問難今古忠主憂國精誠可範勞謙引類諸公罕儔風仰聲華今兒誠實伏惟順保福履以寧邦家放拜

上相府萬言書　　范文正公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閣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其謂居喪越禮有誅无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既亡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

豈今凡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
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遠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及上書
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感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
太平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
之朝其須天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業者
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某敢企仰万一
因擬議以言之皆人之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
相府居白屋之貴享千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
富壽更兄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万靈爲心以万
物爲射恩与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恩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見前
書見周漢之興群賢其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
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年則當
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其衰也亦同漢焉
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大平累聖之

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
人窮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
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
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不教矣中外之者侈矣百
姓久困窮矣朝廷無虞變則皆言難入天下久平則侍佚可畏兵
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者侈則國用
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俯伏可
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国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
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与国家盤固其本一旦王道復
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
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日乱猶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
亦今相府召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乱与
人息肩而不敢有為以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禮作樂

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其切謂相將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擇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借岸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任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其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包苴動皆循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率以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鋤豪不恤游墮不禁播執不增孝弟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

與不亦難乎且近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以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負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録自若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例及州縣若天下令録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放資日替以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除附衞事參軍則縣令中皆邁當正常之流可共數百人矣蓋職官録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爲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舉初入令録之人並可注録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録之俸其曾任令録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須此數條人令若鮮然後委清望官於京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且理績與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

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無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佐僚若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公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本而思之不以聽朔葬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其文擬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其財之逸或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謟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飾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奏劾而不以縱肯徒之奸兇寵風俗之大蠹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礼施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貪求浪民則來色有也解嘗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撥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於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其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

為難若官有定制不欲動搖則其招怨謗而速僨事故知縣
兩任例外同判兩任例外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飭身修名
激其清要居上之後士論主之遂于素時止能偷安而未至覆
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責於下俟其
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
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
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
貫盈之夫又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
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
敗露鮮敢拔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纘命於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
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
害黜陟幽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出使
之官紹書刺往還之礼仍量日貢途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郡

之官宜以宣慶為名要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達者旌賞貪
者虐者輒而黜之若隳而無改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
得以上聞末年巡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姦清
望實於朝廷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廷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
同判之官非賢與者勿及有殊薦雖或又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
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如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
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万又可
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根固其本而
行之不以聽初甚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其前所謂官有
有冗御國不欲動搖懼其犯怨謗而謀傳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
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學不授舉
官之責廢典非輕何傳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其政則宜
旌賞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
才然後復游散去冗費以阜時之財者何哉其謂生者既衆則

作者資衆豈既衆之爲蠹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五民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遊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其謂斂民之費由其播敷不增而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踰用者衆也或謂賫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者張之制度紛非一某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雖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禪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道也其徒數幾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若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與轉死於溝壑矣斯亦崇獎獨勸孝弟之風也其京師並可觀

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
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毋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万止可完舊
勿許創新斯亦与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
秦漢之下官軍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
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欲國家至仁自在存恤者
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
願從人欲聽所歸者自依舊貫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撿所
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
患兵少日旋招致數界之計其耗万億以某觀之自京四畿千
里之間或多寇盜盡創置巡撿路分頗多而卒伍至喜執捶捕冗
劾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貧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
取況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
卒可減數万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
五百里内民田多閑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選擇令長

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啻什一之稅給
以百萬之衆則江淮漕運歲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
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取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
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奢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
珠玉寶翫用穀帛為資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
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者皆如泥金之法
亦何患不禁乎又猶執之家古者省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
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
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
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
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
執者以時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曲之壽之彼不
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勸矣

国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乱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徳作乱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乱辯克中興者人猒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匠邦本非舉賢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举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豈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龐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專尚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纎穢士涯偷浅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辯議未嘗聞威儀未嘗斈官于民上貽笑不暇寔其能政有百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 風云適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後何時而教育哉是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

攻擾矣今春詔禮闈凡脩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為旌別天下之学者翕然稱是其閒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登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分其等級有請貢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材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再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自士雖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設勿謂未必得人從嚴其道此皆慎選賢敕 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者今

刑政之用必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繼失者虜墜無卜世卜年之
意故斯道以救反爲天急之務朗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
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若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
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勿荒爲嫌
而能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當六公盈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
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亮競之風國家近年壽焉弗降
或有考槃之舉大諭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敢勸之
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自世受弊革之判詔司之
人將使群諸不與衆心知勸不若取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
簿尉兩任有考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與奏者許入
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
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
人或來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
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

之冗兵某又謂奇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乱華者何哉盖聞古之
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帑則城圍而不下
狄疑且畏用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
邊須遙攬按戮之則衄圍之則下狄无疑畏乘虚深入此石晉
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禍在開元之盛有幽谷之敗
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噐而未戰閑名
之將往往衰落豈無驍暁韋未開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
沿邊諸將不誅方略不練士卒結援頭勢固禄求寵一旦急用
万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豊邊廩未實干戈之際兵寡食乏此也
大軍必煩遙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
時廟堂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賛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
如人家道成於獨斷敗於衆畧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
在衍之臣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盖備之弟須知之弟
愿許下之兵日血十万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久固安

必慮危備則無患是皆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礼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之苟有英傑安亦何疑且秦之挾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無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悉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去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居係之中要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必邊知同情加擧擇特授詔命專以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鄙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擾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

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設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與修而加厲顧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與使中原見新羈之馬燕亦子入燕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諸侯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朝廷之盛德乎其文謂朝廷無過生靈死然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奸雄死代死之或窮爲寇興或起爲大盜何朝廷之過孰以爲寧捨生靈之然用而稱義不欲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壁小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冗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況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致寇若

力小任重則排擯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奸雄之志易曰小人斥
君子之害益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
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親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
占官爵此擯倖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
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愼也又土木
工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於民之財故
爲之而弗戒也其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
遠慮斂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豁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
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眞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遂
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
取民人膏血之利擲軍國急難之備於有爲之域與無狀之福
豈不誤哉一旦有飢饉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
率斂其可及乎此秕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僕請內藏盡盈用不
可竭則曰治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

帑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寖罷豈相府之不
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五代之制或職
輕祿重或職重祿輕之間并號者至大官之世猶患不均
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吏除
頻與祿賜猶輕何如弊而不言多養壅以自遺天下金穀授于
群胥持其贓獻斂怨四海使先帝有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壅
傷豈年貢歲僭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冗不制考限不責課
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去假途相望禍天下受弊職此之
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言激勸端之俊傑敢
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人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
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姪爲京兩此於班僚亦既廣
矣而特再歲聖節名序子孫謂之賞延瀆亂以甚先王名器私
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
遂使悖厚之人盈于仕路曾未稽古便以司民國家患之要有

潔其下而不潔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
我相府豈惜一孫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遊惡之官多在戚
族權貴之子斜離上国周旋百司之務僭踐四方之事況百司
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董孺曹冊激揚使等省之規
剝床而及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
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銓貨未均任使未至綱紀未修
之類也斯弊以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芟其極而
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公窺天子口貴承相
豈非斯旗之人伺朝廷之謁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
易怨樓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鄙尚之苛
有播動饋運所難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撫之以征戰加之飢
饉生靈窮匱斯旗奮迕哉群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
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 大祖皇帝亦嘗
有事西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斯旗不敢動者何哉一則

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艱苦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衆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猶必與羣謀臣如雨也苟旌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使人以進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之未病則苦口之藥解進焉圖之未危則逆耳之言解用焉故使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解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解功焉是使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若言而不用若刼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若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之大變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懿戒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固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

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箕妖言耳豈欲弃而捐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誤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武於行事人焉廋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尚懼矣禄不幸親今云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愛乎償相府思変其道与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与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切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李執法之吏外則刻按刑之司徒流之問无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

議擬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恩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
斯民之寃協先民之志豈无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八之既平
可壞其咨也今五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之士人爲相府措
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明呂
之意尒謂人主在上或喜或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爭之際爲
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
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
爲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
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迺耳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
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感而忘天下之憂是
不爲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謳興亡
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
爲來代之監今日之言猶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
願後之史臣收乎簡策爲來代之監狂斐之人誅敵雖命以翻

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瀆聞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威嚴下情無任惶懇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謹書再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八

書

上宰相書二

投時相書　六一居士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所能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自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弃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偶若弃車川游漫於中流不知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畜通而可

自縣於世者雖聖与賢未甞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栖奔走孟子之戰国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苛孝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尼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嫌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孫坎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四士大天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耆謹以舊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杜相公書　同前

脩惶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躰動止何似某被崔赴任不得躬

指門下宣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万一事盡如城之謬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系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其才寧力有不足以濟急緩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某故自請願与甲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敢畧尚數

伏惟爲國自重

代上呂相公求見書　同前

某聞古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皐夔稷契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後興也有方叔邵虎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

佐其君而卓然能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莫盛乎虞與唐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万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安圉執鞭扑猶爲幸歟其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大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得身出於斯時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遺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愚者若不幸者其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閒愚故不能与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閒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嫌而莫可望焉是真可歎

歟也矣然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盡實出於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不能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請於閤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妄用是以自進者蓋冀万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吳充丞相書　司馬温公

某啓某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某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鬚鬢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

之久今日特蒙鈞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
富貴顯榮豐備已極某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
言庶幾仰酬盛德之万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庶行登用人傑以
助元化以某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
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
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廢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為能以欺
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
死溝壑聚為盜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悟弊法之变更凡幾年
于玆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
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
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君
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
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无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
當漢文之世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瘏者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世有龜蒙与周升降王衍用位居宰輔不思經國輔世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病而不恤万一風竊不多盜賊有事則竊恐朝堂之位亦未必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処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与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者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患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

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錄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雖以親忠直納諫諍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爲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自從學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鄃魏兆末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畢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某切於報德倉盡區區不覺辭多其惶恐再拜

上相府書　臨川先生

竊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盡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願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聾瞽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賤牧不忍不行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治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建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敢之誅抑其勢有可言而亦閤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内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禄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内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恐以不去又義之所不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濵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管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閤下覲古之所以

材敦聲傑儒之道覽行事之仁憐士有好脩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羨者雖愚瞢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亦宜已者也瀆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丞相書　同前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被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聚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望閤動止眷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逾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心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敘感實負其責必大仁明有以容而察

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望豐功茂烈為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幹道為國自重以答與人之心幸甚

上晏相公書　韓南陽公

某鄙朴累於自守從士大夫游無多人至於公卿近臣見其面者益少矣而彼其知者又加少焉伏惟相公道德猷為朝之耆碩儒雅風度士之儀表以某之愚且賤其於仰高而希遠蓋不可以尋尺步跬挍也閣下乃親撫而納之齊其威嚴使其言之盡也簡其禮節使其幹之舒也而又登之研席樽俎從容愉怡凡丞相之所以臨下吏者一皆略焉至於聆論議之淵源窺文章之雄奥愜心淪肌浹益而不自知者又非言之所及已故某之留府下累旬而忘其歸既歸而其行遲遲也誠感閣下絕俗之過而樂以道之相与也系官中都不得常侍左右不勝區區瞻望之切

上富丞相書

老泉先生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与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所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与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

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一聽命焉且書之小

患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於其間古之
君子与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与不賢者偶
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
事而後可与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
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
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
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
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与之無忿故終以
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与
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
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
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
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同前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事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爲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与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

與涉獵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自選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莫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揵爲一月而劾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治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

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藉藉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也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韓丞相書　同前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

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坐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賜歸且自此已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甚若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窮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抵嚴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以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疏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与之顧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湛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与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

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又遲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碌碌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可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哉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九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

書

上宰相書三

上張唐公書　孫學士巨源

久矣哉道難所用於世也古之君子不得行其道必見於言是道失而爲言也言又失也而苟治章句玩習詞辨於無用然於不急是豈不重乎言而有可用猶不若道行於身言而無所用爲若不出諸口見飢者而語大牢焉豈若得一簞食哉見病者不繼之而曰吾未得嘗扁鵲人也是貶於名而不察其實人不欲學御龍明學御馬者鮮所用也信往而乖於今適古而不合於世是鄙儒也鄙儒者焉足與議國家哉若其敏材不足以適時智不足以達變文不足以耀勇不足以自奮而忽起躁動願嘗試豈敢自同於前人哉亦其誠心竊嘗觀古今治亂之際國家得失之迹王事之所係亦日夜思之至熟也當

其廣宋雖足跌坎窞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身航卑賤無路以
自達獨抱危懷孤立群衆間不圖侍臣過賜獎寵口与心計媿
何報副吾君所以詳延之意哉今也特其所言自達於門下凡
五十篇皆當世之要務國家之所急欲施設者也以小而喻大
言近而旨遠雖未足盡用宜略有可行者尚以唐虞其則不廢
若乃連章累句道說上古侃枝簡守空言撏撦所用摘撫詩書
則是也皆誦數十万言矣而不以見于篇者是亦急所用也或
曰子之奏牘詞義大動挺抑抗排所以求合于時也其難之曰
固也朝廷之開設科試而招來天下之士者而固欲得其言而
措之於事也豈其從彼須賛功御浮淺美哉彼須賛功御若偹
林博士之職非天子所以待直言之士也夫設科本指以進使
上對退偶蜀罷然猶具時之所遇者而已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東坡先生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

先人早歲汨沒䏎乃有聞雖尚嚮學者知歸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之甚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莊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跡之始作也自誠與舍弟嘗有嘆其甚矣之疎不諭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謝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輒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淡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為謹

聊發二

俠惶恐百拜上啓巽齋歐陽公先生仲父凝寒伏惟鈞候動止万
福俠於眠食起居盛德中忽前日一得拜塵馬首瞻望光采伏
蒙先生存問撫恤惻然之誠達於顏面益進而欣欣退而怏怏
以自尤恨者數日不釋以浮光不遠千里而來以爲月得侍造
先生几杖之下問疑辨惑庶幾於古人適斈有以到其二三耳
今則如此非命而何日惟力輔大政取頹綱滿目於其已敗壞
而振起之盛大之業當日月相爲照耀矣哉俠無助於門下者
也而門禍關擊牢不許出入是以先生之耳無俠之言先生之庭
無俠之迹獨不以此爲懼罪於門下者以先生所以遇俠之厚
不在於此也他人之斈於先生者文章辭語進退斈路之間故
其爲功易而取效速俠所欲斈者斈先生之所難斈非文章辭
語進退斈路所可到者既不自量其力又不得親炙於前是以
久而未獲少而無功夫先生之文章辭語進退斈路皆先生所
自叙抑而用中於民者豈有望於人哉此其人人所可得見而

易學以求合者乃若先生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若黍米大而圓明瑩徹上可以通高天下可以達厚地而旁無四方此人人所不可見而難以以合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所見於孔子者如此已為不可得而聞況於行之台於性與道求之於黍米又不可得而著是以窮高極深綿亘四方以廣大也是豈夫趨利之義乘勢爭使其心不得以少息之人所可得而齊哉今先生當大任秉大政天下之事惟所委天下之才惟所任若器之方圓無不適其用所以總統綱目若所謂提挈其事者察訪其事者斡轉其事者皆君相所寄耳目腹心於是人者先生亦以其不可易見而尚合者求其人無以其文章辭語進退舉蹈之苟與我同者便以為其人真與我同一付之權任雖先生之子弟不得一言以間其毫釐誠見於先生不能無誤也假毋見朝廷舉一令新一事未嘗不與三代堯舜同其仁凡命令之初下士取稍稍識

者莫不欣躍鼓舞以爲眞得利民之術而太平可坐致也及行之未幾往往敗壞民吏厭苦至於煩擾騷動而後追咎以貪饕之人急功而要利督促以成就而不念民之休戚勢之緩急可否使君相雖有利民捄物之心与夫至美至善之法不可以久行豈其苟喜以求合於先生者其事至於面目聲音笑貌之間其心乃無廉恥暴戾而貪忍曾不若禽獸者先生亦不得而盡知也耶俠請試爲先生言其法之至美至善而貪饕之人所以敗之之者先生不必目自見而後可以盡知其不爲便且如青苗一事是法之美而善之至者也始其於浮光爲見朝廷議行其事固嘗与民吏士大夫辨其爲利矣其稍有知識者亦莫不以其奇議而稱善及行之朞年則可厭矣何哉青苗之法本以民之取之常平以新陳不接之際爲倍其息以貸於人故官爲出常平錢以貸之而只取二分之息所以抑兼并而蘇貧乏之莫善於此然民之闕之而至於借貸於人者莫天下固常平矣而稍稍過與

能儉嗇勤苦以自足而無所取貸於人者亦常半吾之心果在利民非有取其利於民皆聽其自來而與之法不曰召人情願請毋及貪暴之吏急於散而取賞則白其縣為民若孚散若干不然者劾奏而令佐亟於承命以求知於其上又巧以強與若其鄉村里其人不請則旬月之下咎有禍者且不可解又其催納之際亦莫大不然則盡一州一縣之民無有不請青苗者是曩之果背負無非借貸而能自足者也是法雖聽其情願其實強而與之者常半至於收成之際又不稍緩其期穀米未及乾促之已急而賤糶於市則鬻妻之利十分不售其五六貨錢於坊郭則兇之與甚者至於無衣褐之可質是法所以蘇貧乏之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夫如是宜其無知者便謂青苗為不善不知貪暴之吏壞之也至於免役一事比之青苗又甚善者國家以民之勞於從事而破壞貲産以陪備公上且無分限故每歲令出免役錢比之舊所費百不及一官以其所入為雇

游手之民以充役而游惰之民又得食其力於公上謂此法爲不美是天下無良法矣某始見此法欲行因以其比之青苗爲最善今聞貪暴之吏校民之産有数其椽之多少而量其長短計其牛羊犬馬雞豚狗彘鐵爐茶坊獸皮魚器食器服具莫不估價出錢以助役使不知朝廷以收到免役錢除每歲僱募工役調給官員得替赴任人工及津置綱運外其錢更欲作何支用而取之如此其細且悉周且盡略無矜哀惻怛之心以及夫無衣褐饘粥者是又貪縱之吏壞之之驗也凡此皆使所目見耳聞君相所不得而見聞者豈容其如此若聖君晏旅之下先生聰明之前亦有如此者豈有禁蔽滿目使無一人是忠義之士略不以聞左右哉誠以先生所以信任者既以爲其人賢与我同則彼推赤誠如血其言必不見聽且如府司免行錢是与免役錢不異其善惡如是以彼之愚以爲朝廷知其善而牽之以利民爲心則宜較其所費之多少今舊行之最豪大者不過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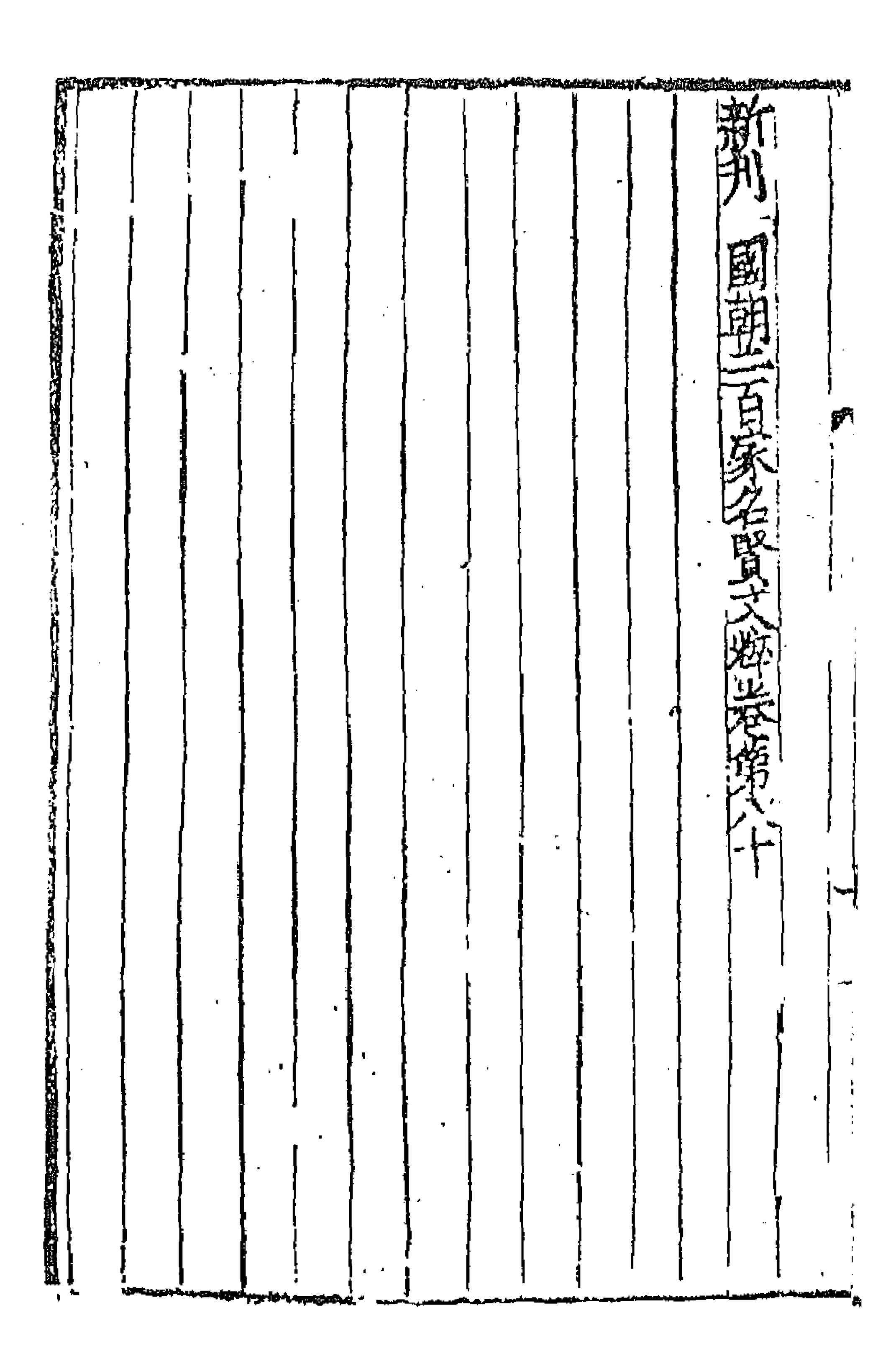
每歲除貫之半已見大濟而令其舊行之貧弱者一例免放可矣必不得已而使之出錢宜亦欣然聞命今者令細民並相糾告不以舊曾係行籍但持一物而賣於市者莫不出免行錢至於麻鞋頭髮茶坊小鋪皆朝夕營營以急升米束柴而不贍者令亦不勒出錢以爲免行則彼舊非在行何免之有何以爲寬民之力哉又如門司商稅院舉用舊法取商人舊來行用之半以給公人食料等錢及公用事雖至小其於通利商旅徃來爲甚利固不細公人之輩既用舊法不得乞覔安有不收之稱使以爲此法既行爲上之人使當覺察諸門及在務者細不務覔大底事今乃使公人輩多方搜索內外點廠得提舉市易務判子今不得非理解拆客人車仗三司辟公覈誡其一二方稍戢斂四方商旅士民出入者罷不欣快而歌道之又譬畫一貫以下稅錢不以是何名色盡令在門收稅五七月閒徒見稅額增羨豈意前者以增羨獲賞後者更加嚴峻日務增一日月務增

一月人務增一人至於剝削根究唯務盡稅則前日之事無復
存而法文將可廢而壞矣且如倉法立條只為饒潤客旅用法
未可行時諸門入務之物皆役大商其人自不以此少稅錢冒
犯公法往小商及火下在門價重之物十或饒其三四亦有以
價輕稅重不得不饒者實所以寬夫天民之窮餓以宣聖君相
之仁而使之知君相所以道其尋於諸門如此而已故省法未
行如此既行之後亦如此偶緣本門有稅長遣紙者其類每一
千稅錢五十足攔頭輩以為務例每一千收千五百張稅錢自
取條貫遍檢照此條取則例檢之又無以其無條例遂不敢行
抵今依修每一千張收錢五十足不知舊時紙在院稅時尽於
稅院右若貨賣諸處紙鋪盡從彼收買及於諸門收稅則客人
就便盡得貨賣紙鋪有往劉者舊時稅院前賣紙主人也以不
得賣紙遂以此告本門不合只將姓丁人紙盡皆禁繫五日
料此近日有永泰門以大商火下有些少物在門收稅簿有錯

者自九月二十七日禁斷至今未經了絕則諸門並無一文敢
擅行銷爛見之惡不收收之與不盡豈在其爲寬恤哉今試
言壞法之甚且如木炭未行倉法時每馱稱錢一百五十文今收三
十五文香附子每擔收錢十五文今一擔稱錢四十文黄藁中
帽帶一領只賣一百文以下錢本額稱錢二十文舊爲如此每
五領收一領皆敢復饒其餘麼重如此之物不可勝數又市利
錢舊系務納者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則是乎緣只稅四
文却收市利錢八文他皆類此天寒氣凛豈覩遇有貧窮者忍
擔得些少如此等物或時只據在身所有錢數從与收納今者
盡收不依勒令脫衣解衫以質當於人以納稅錢人又不肯解
典之者往往號泣歎欷誠有所不忍視者其每每爲其稅錢故
令前去嗚呼爲民父母而使如此惡在其爲民父母哉此又聖
君冕旒之下賢相聦明之前貪暴之吏敗壞良法之明驗也矣
冕旒之下聦明之前便有如此事安知四城門之外九州四海

之遂其取剝衣解襦質鬻子而啓嗟漭澒使人有不忍視者
哉今湖北用兵自去年供運至今不休不知其費用幾許千億
而鳩聚三五万人以攻二三千之溪蠻先生以爲是果勇敢知
兵者哉夫以二三千之溪蠻果犯義不順以吾中國之仁義王
上之明聖宗廟社稷之神靈誠得一忠義慱厚之良將不過率
三五百敢死之士人持外卧之銀探挑以臨之則區區之蠻可
在掌握誅其一不義首領而餘黨相率請吏於天子矣今其般
遊六休以聚人無窮數調湖北數州之民使之不聊生不知果
有大於此者又將如何想其主文只欲勸功務將略無告報況
聊之色宜其非議怨謗道路若敵無從竇貪諂之吏讓之如此
不可不恩念也今歲豐登深冬無雨雪亦終焉之氣結聚而爲
此先生誠得一腹心之人以其所存如先生一二者使之聞天
下饑窮凍餓竇無可出助役錢者削其籍与夫猶能自足而不
願青苗而官司強与之者比而去之守令舊非係行而出錢者

一例放免商税務如有透漏商旅只得一日内所追不得非理
錢宗如事有會問亦加亦不得出三日出三日重其罰其餘諸
司亦有如此可立便斷遣若如之而今諸門所鎮放税錢實貸
困非人商賈有勢之家所饒不及五十文以上者不得於商税
院收税錢收税之限不及一百者与免市利錢此何患法不久
行行之民不得利其其害非足以知天人之際以天詩書所道如
此因尽使天和氣充塞時和歲稔甘露瑞雪時降矣書曰否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不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誠以天子之德無小
一人有德而萬邦賴其慶矣天子之不德無大一人向隅而泣
則天子之德有所損損而不已則有墜宗之事矣天下之慶在
天子天子之舉在先生豈有聞此而不動心哉伏惟俯賜聽察
則万姓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